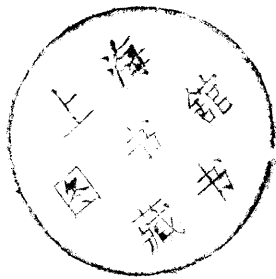


不死日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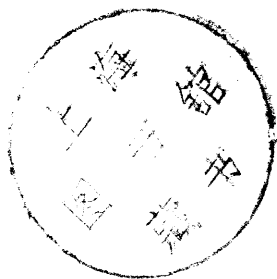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9087B

二百零四號叢書之二

不死日記

沈從文作
人間書店出版



~~1599106~~

獻辭

這裏所有的，只是一點愚人的真。所不能給人的，是除好笑以外似乎沒有別的了。能使人笑也不為無益，就算這是我的希望罷。

我不因為怕人輕視就省略了一些要說的話，也不因為傷我自己的自尊心就抹除了些已寫在這日記上的言語。稍稍疏忽與有意忘却，是有的，但這個不是我生活的重要成分，所以，缺去了。

從七月一日開始，到八月底止，這兩月的生命，除了另一些，紙上留下些東西，其餘就全個兒在此了。牢騷呵，懣悔呵，苦呀苦呀，全是成爲過去；一切皆離開我身體，同生命一樣，不見了。我可以得着的似乎只是因此而來的訕笑，我默着，接受人所能給我的東西！

沈從文在上海

目 錄

不死日記·····	一
中年·····	五三
善鐘里的生活·····	九九

不死日記

不死日記

七月一日

我第一句要寫的話，是我像這樣活下去怎麼活得了。

一切的悲觀，無法救。病態的性格的我，在不拘某一處地方似乎都有遇到討厭隣居的命運，一個平靜的心便很無理由的來爲別人談笑生氣，生了氣又恨自己無涵養，且自怨自艾，唉，這些事我也就覺得我生活是很可憐了。

別人在另一房中的互罵，罵過後又仍然吸烟喝茶，且在同一的一件趣事上打着儼然同樣的哈哈，我耳中却永遠爲這些離奇的罵人字言生氣，且像甲乙兩者全是在罵我。因爲窮，工作的所得，終無從使我搬一個較清靜地方去住，窮給我受苦的間接方

面，便是這聽隔壁的人罵娘吵鬧的義務。

天生的有這種以互相辱罵爲樂的人，自然也就應當有來傍聽這辱罵爲命運的人，……想到此又不得不苦笑了。

我不圖這樣上了年紀的人還這樣容易因這些事激動。

生活真難，就是聽別人的打，罵，吵，也不容易活下去。雖然我是仍就活下來了。

很奇怪的是這些人，成天同一個同學之類打打鬧鬧，也居然能把每一個來的日子混過，如今的天氣，一日真是一個頗長的一日呀！

我總想到我會忽然而死，是嘔血，或是腦充血，腦貧血，以至於……實在我連腦充血腦貧血究竟是什麼現象的病也不深知，

不過我想總是在這一類來得很快的病中死去。

死了也好。

不然像這樣成天心忡怔着，頭痛，眼花，耳朵叫，却仍然得於時時刻刻中想到兩個角色的對話或一段家庭的現象，以便於另一時節伏在桌子上來寫三塊錢一千字的小說，這生活我真厭了，當不住了，要繼續也不能了。文章既不是隨時可寫的東西，寫成又不是隨時可賣的東西，我即或願意如此得過且過活下去，恐怕也不能够罷。

一個人，窮是嚇不了我的。有錢就用，無錢餓也儘牠。至於媽，以及老九，不是應當如此過生活的。老人家可憐之至。九是小孩子，也應當像別人家小女孩子一樣，至少在這樣年紀內不適用於知道挨餓一類事。但是讓媽同妹來到這地方的我，有甚麼法子可

以把生活弄好呢？出於自己意料以外的是各處寄來的錢數目的少且遲延。我不能怪人，我實在又并不寄過多少文字的稿件給我的主顧，他們是做生意人，豈能因對我慷慨來做賠本的事。

在此情形中人偏不能不生病。呵，這病，便是窮中的恩惠！每天希望到憑空發洋財四百元，這希望到明年今日還恐怕無從實現。四百，多嚇人的一個數目啊！然而我又知道這只是闊人送小費的一個通常數目。爲了得這錢，倘若這時有人要我作一點苦差，我是毫不滯滯便答應去作的。有了這錢我可以爲九留一百，作三個月的費用，剩那三百可以拿去同媽返鄉住。因此一來老人的病自然會好，我也會把空氣換換，不至如此萎靡罷。

但是，四百元，多嚇人的一個數目呀。目下是對於九的法文教員上月欠薪五元很是爲難。這個老實人，每月十元的報酬已够

微薄，還欠帳，即使知道這一面是怎樣一種情形，能夠用苦臉說可以原諒，可是自己好意思說話麼？我是每一過到上課時，便想走開的。無論怎樣說法也是對不起人，作教師的是比我們更可憐。

試想自己當真已經死去，是怎樣一種情形。

……媽是活不了。妹是讀不了書，無依無傍的獸在這地方。這一家完了。但因此，凡買過我一冊書稿的，將因為賺錢原故，在廣告上稱我爲天才，且深致其惠而不費的惋惜。其次是一些自以爲明白我的人，來在一種流行雜誌上寫一些悼念我的文字，且也必不吝呼我爲天才，或比之於歐洲某某。其次是當我在生時，與這些人論調不同的，便來否認，想在我頭上賺錢的書鋪廣告或類乎廣告的文字加以非難，於是在打倒天才之後他們得到了稿費

以外還可以得一神清氣爽機會。

這樣看來我的死是對於少數少數的人很有益的。我且不能發現任何方面的損失，雖說并不缺少那種死後知己的友誼的捏造。

先在此說吧，我的知己呵，你們不會知道我的。總有那種真想在此時要瞭解我的人，但我的脾氣，我的表現於你們面前的種種，只有增加你們對我的誤會。我們終究太隔遠了。是我，你是你，在生誤解了我的，決不會到我一死你們就瞭然我的一切，這無理。至於在生既不會見過我的，更不用說明白我。我爲圖死後的清靜，不要一個人爲我作紀念或悼傷文字，我的活着的每一天，便是自己悼念的消磨了去，一死已完了。

我猜想是我在這世界上的位置，究居何等。我若是很聰明，能自殺，或殺了一個女人然後被刑，則我將怎樣給市僧們以歡

快！且爲了這樣給人有趣味的新聞，也許當真有些平素漠然的愚蠢男女，一有機會就來爲我流淚罷。也許媽仍然存在，便靠到此事得一個市僧的哀憐；或一個好事者哀憐，給媽同妹一筆錢，儘媽同妹好好過活下去。至於我忽然病死，恐怕不會有如此下文。至於還好好生存，那就理合儘一些書鋪老板用做好事的態度挑選我的小說稿了。——這樣一來他們是對的，因爲我存在一天便應當靠這買賣活一天，若不苛刻到我，下一次也許我就大胆的索價起來！

我因爲知道得清清楚楚，我的值一百元或八十元一部的的小說稿子，由這些人過手印出以後，第一版是便賺了若干倍錢，對於市僧總覺可敬的。中國有這些善於經營事業的人，正如此時中國有很多的革命家一樣，這都是些有福氣有本領的人，才能利用無

價值的精力與無價值的性命，攬到金錢和名位。說話資格不是每一個平民皆有，所以我亦不敢作種種其他妄想。既然是平民了，看了眼睛熱，去做官倒可。至於抖了氣，說一有錢就自己印書，那真是小孩抖氣的話！在他們，只要把書店一開張，自然有那各樣貨色送來給老闆賺錢，我縱算把身贖了，還有其他窮的靠作文章爲活的人，因此我想改業也不成。天生我們是爲世界上某種人用的，既能泰然坦然於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旗下作一順民，同市儈毅然絕交又怎麼辦得到？

死，好像是當真絕交了，其實則我死的一天便是凡與我作過生意的人發生更多關係的一天，他們誰都願意我死得離奇不經，好作出很聳人聽聞的廣告，一般不相識者也就想在這沈悶的生活中發生這樣一件事情，好解除這單調周圍。社會是期待我一個荒

誕的結果，即或是不會有誰好意思來同我說過。

有人方以爲我在這樣生活的糟場下還不死去爲憾事！

一切生活中全有勇士，所謂勇士者，雖不免爲明眼人在一旁悄悄指點說這是獸漢子，——然而獸漢子自己只知向前，如蛾就燈，死得其所。至于與獸漢子相異，倒因爲怕熱怕焚，明知光之爲美，亦以蠟伏于暗中爲樂，這樣人自己可嘲笑處實比所謂獸子還多。

我若是遇事勇敢，胡塗的向前，我的所得決不是今日的一百零五個無聊。對女人，不胡塗的纏，豈有蒙人愛憐的一天。看看別的朋友，正有着頂好的榜樣在，用着那荒誕不經的撒野方法，一味癡，終於把所要的女人得到，也并不少。縱說碰壁機會多，

然有天生善忘好性格，今日的事今日來負責，到明日，果又遇到了眼底恰當女人，無礙于再整頓精神，來使用昨天用于另一女人所失敗的把戲。經驗越多則從女子普遍的性格上更多認識，而將方法時有所修正。這世界，女人原本又是那麼多，全然慘敗是未必有的事罷。

然而我，將何所用其胡塗事可作，也決不能作。在夢中，勇敢便非我所有。我追想我這無用的原由，還是窮。因為窮，我把一切勇氣全失了。永是把麻煩人當成我心中一件不當的罪孽，便遠遠離女人與社會。依稀像是有半分驕傲而如此，這驕傲，真夠丟人！想到不全是窮而無用到如此時，我就覺得正因為要我這樣無用的人在，才能顯出這世界上英雄的幸福與女子的命運。在許多地方，永遠是機會見到那些身長五尺腰大十圍臉若醬瓜的

漢子，佷倚到一個年青貌美的女子身旁，被糟場的女子仍然很少難過樣子，這之間，豈少全仰仗這漢子勇敢無畏而得到這勝利？

女人是瓶子，是罐子，凡在其底貼上了字條，寫着「這爲我所有」字樣，便有了這女人了。一些人，是不問這瓶罐願意與否，設法將這東西底子翻露，勉強貼上這一類字條，而使女人承認她自己屬於某某的。能幹人則雖明知這瓶底業已有別人貼過字條，却將一新字條貼到那字條上去，終於把這女人又引歸自己有的。要這些瓶瓶罐罐作主，說誰是牠主人，這無從辦到。瓶罐的口與心是爲容受水或燒酒白糖用的，女人的心則只爲容受男子愛情而有；女人的口那不過是最適宜于擦得緋紅，接吻一樣東西罷了。

貼過字條與不會貼過字條的瓶子罐子，羅列于我眼中的，夠多了。我只徒然期待這東西說話，以爲一千個中至少有一個會憑

空說「我愛你」的。實則我見到的多數全是在一個人將字條貼到了瓶底時，這瓶子才開口向那貼字條的人說「我愛你」。然而我偏相信瓶子有拒絕主人歡迎主人的理由，我在一個很蠢的信仰中把日子糟塌了不少，到如今，則又感到人已老大更無權利說誰「應歸我」的話了。

還是這樣安分活下去吧。

只要莫流血，莫太窮，每月不至于一到月底又恐慌到房租同伙食費用，此外能够在一切開銷以外剩少許錢，儘媽同九妹到一些可以玩的地方去玩，這生活算很幸福的生活了。

想來這生活也好像並不算非分希望。爲甚麼就不讓我有這一天？

金錢，名譽，女人，三者中我所要的只是能使我們這一家三個人勉強活下來的少許金錢，這一點點很可憐的慾望還不能容易得到。

我恨我自己却如此無用。既不能把自己縮小，各處鑽營學一隻狗搖尾乞憐，又不能把自己放大，到各處地方各樣機會上去大吹特吹：生活方便法門原是這兩種，就是把賣文章作本行也少不了需要這樣本領。我實在是無用的人。這世界，正有着人自己來捧自己的場，得到不少人敬服與憐憫者，這非凡聰明我那裏能學到？

唉！昨夜是又夢到發財了！我只能作一點小小的夢。

我與世界的一切一切，真隔離得太遠了。這結果將來的生活

總只有比目下更壞。

我噴着一切人，很無意思的噴着。但是，心裏想，此時的中
國，有一百個會說諷刺話的法朗士，中國不仍然是中國麼？口上
的牢騷等於音樂，紙上的譏諷等於繪畫；不是人人可能聽看到
到。卽如魯迅，也只是一個無用東西，可憐之至！

關於魯迅這個人，我有下面一種感想；——

對於女人的要求，總有之，像他這樣的年齡，官僚可以討小
老婆，學者們亦不妨與一個女人戀愛：他似乎趕不上這一幫，又
與那一幫合不來，這個真苦了這人了。然而這個人又決不會像郁
達夫，那麼乾喊「要」，仿佛居然也就喊到手了。處到這時節，也
不會有女人反而去纏他吧。一些人，本來也無聊，讀了他文章，
便說「這老頭子深刻」。說深刻，有甚麼用？最好是自己是那麼年

青，那麼美麗的一個女人，像一個世俗所稱贊的觀音菩薩，固執的愛了他，大胆的趨就他，這于老頭子或者是有用的。他雖然從不說過「要」的話，但假使真有一個這樣的女子，實在是救了他。

……中國有一百個法朗士，中國還仍然是中國！年青人還是成天在各處被殺，年老人還是可以各處作官，買人口的販子還是用二十兩大秤一毛錢一斤的行市。……把他的東西，翻英文，翻法文，翻成世界所有的文字，也抵不了一個女人來大胆愛他爲實際給老頭子幫助。至於把自己本來還很惑疑的作品，給一個人一翻成外國文字，便以爲自己是了不得，而從此中得到一種如飾甘露的淳醪的微醉，這當是某某天才的事，不是魯迅這個人的事……

我這樣瞎猜，便來估定這人的苦惱因緣。其實我是連我自己也不會能看得分明的。我要一個女人麼？這樣女人便能救我這下

沉的心麼？

在我工作上，我想到我應怎樣把方向認清。這同我在生活上所下的決心一樣，結果是完全失敗了。

一些憧憬的感覺，詳細看，只是更憧憬。眼睛因為在燈下看書，成了近視，心眼則因為孤僻成了近視：我是始終無法把我一切生活方向看清的，所看到的全與別人兩樣，雖然是另一種味道，但這「不同」已將我摒除在世俗以外了。

我是願作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的，這不是命運所許可的事。

人到不能為名為利所醉心，去冒一切險，這人不胡塗地方，只見其獨與世相外的多災多難，不適於生存，初無可敬處。我已無意中成了這樣的人了，因此我還得準備世人的揶揄。

這時節，只有一樣事是我可作的了，我死。實在死了後，怎樣的給了人家的方便與不方便，我不合在未死之先去估計預約。死以後，至少我是一無所知再無麻煩來到頭上了。

單是爲了隔壁一個客人，用那湖北口音學官話，罵混蛋，我想我既不能把這小雜種打死，又無從搬家，又無法禁止這一「混蛋」，也就很容易的想到死。當我發現了自己是怎樣的勉强的同到這一切人接近時，我爲我自己的忍耐實出奇的驚訝了。我并不真便如此輕容易死去，而這些聲音的煩惱我又如何大而且長久！人類是可憐的東西，我不能在此話上多有所解釋，但一想，總之處處是可憐的。

又一天呀！

看看自己所寫下的是些什麼東西罷。連自己也莫名其妙。

心是煩亂。是隨時隨事皆像可以生氣。

聽到東房的媽的咳聲，便把眉聚成一字。四百元是一個大數目，三百元也罷。三百元不能得到，兩百也好。有了兩百塊錢在手，則一個禮拜以後我們便可以把這個家搬到上海了。這時想，上海不一定是比這個地方爲好，不過至少我不會再有一個「混蛋」的芳隣了。

我要努力十天，來把這希望變成實事，可是我的血，你再流就全完了。

告媽說，再過一月我們可以到上海了。媽在微笑中露出不相

信的神氣。她雖不問這錢的來源，但說是也不必太過分勞動。

我太不勞動了。懶於找尋一切的心使我一無所得。近來則連想像中的愛情也缺少構成想像的成分。

我是有一些部分已當真早死了。

今天是七月一日。我好像是在做文章的寫了這樣多。

七月十三

七月十三來第二次寫，一停是十天。

一事無作只是心中湧着一些東西。說是十天把生活的方向轉動，如今是怎樣的盡了力？在這十天中，只是躺在床上流汗把日子度過了。其間作了兩次壞事，是白天。人却似乎不怎樣疲乏，可是更壞的是莫名其妙對於房東女兒動了心。

一個作看護的女人，相貌也平凡不過，居然一起一動皆像給我受苦，這個事自己也很奇怪。望到窗下廚房院子中竹竿上晒掠的紅衣，就如同見了佛，儼然是這東西只要一親近也可以使自己超生。一些不端方的思潮，凡是曾經用到一個表姐身上的，如今

是全把牠移到這女人方面來了。時時想起立望窗下，就是背影也非常覺得動心，我把我自己真無法。

若說要，那就當真去同房東先生說明白，也許是一個方法。縱說自己的窮像，在欠賬上已顯然於房東以及這大小姐面前，然而想像這樣一個女人，是總無多大問題的吧。自己窮，老，但這樣一個平常女人就無法作爲自己的妻，似乎說來就有被人恥笑的恐懼，我爲我自視的卑小真痛心。

望到那發育得正好的背影，心就搖蕩，且更爲自己可笑又可憐的，是因爲希望可以在樓廊上見到這女人一面，竟屢次借故到媽房中去，又出到六號房去。不期然的碰頭中，對視不過兩秒，人就不能自持，回頭到自己房中來，所想到的只是願意哭一場。

人的樣子并不美，但身體仍然是少女的身，總覺得十分可

愛。

假使有機會，我不敢斷定我好如何撒野于這女人面前的。我願意來忍耐這誘惑，只是先擔心自己不是偉大的人，終恐免不了墮入平凡裏去。

說是不要女人那止是謊自己的話。

若果日子像這樣過，把這女子成天繫到心上，一事不能作，這在遠處說一句話也心跳。我不知道我生活將到甚麼樣子。

女人并不美，是詳細的不媽虎的見到了。然而還是如此妄想。我又怨我的窮了。若不窮，若能夠設法另找一房子，則這誘惑也不至於繼續吧。

想起自己，又不禁難受。這樣女人也能使我顛倒，我完全不

能自信。我這樣無用，也是從此一事上才看分明的。在另一時，被一些談閒話的人，拏來說，沈某某，愛了這樣女人，且爲這樣女人苦惱，那才真是笑話！在這時，則簡直有「就是笑話也吧，我只要同這女人好就成」的氣概。

莫花費過大的損失，而得到同這女人一度接近的方便，是這時的心情。在愛情上叨光，又不必多有苦惱，我這自私心是并不缺少的。只是其實則我在沒有得到什麼時，已經把一個女人應得的代價全支付出去了。在這些事情上的不經濟形成了我的無用處，真是無用。

又想到……唉，壞的想念使我從人轉到狗，我相信在我地位上也不至於如此。唉，女人！

昨夜落了一整夜雨，此時晴了。晴了有蟬叫，自己一事不

作，聽蟬而已。

耳朵的用處在幫助我思索那女人的行動，只想憑空作了這女子的夫。若我真不缺少這作人丈夫的勇氣，那在另一人身上未嘗不可以發展這天才。認真要，就去作，也就有着那等待作妻的女人在。我能作的只是類乎捨近求遠的事。沒有力，沒有比空想更確實的計劃，把我的一點想望除去，我這戀愛便完了。

聽到樓廊有皮鞋聲的響，心就跳。且即想出去，能出去也罷，又怕。怕女人還不及怕其他人，這害羞的情緒永遠存在，他方面又日益將欲望增長，若果以後日子中不加上其他變故，我只有一天更比一天苦楚。

脾氣壞，這來源不是身體不佳了。

只是坐到桌邊，半天的光陰過了。願意逃出這地方，暫時往

另外什麼場所逛逛，消散這心上東西，又不能。算到日子已過一月，不若將公寓賤送清，我總想萬一我脾氣再壞，真會殺死自己。上海無錢來，在上海方面當然有比我要錢還更好的理由在。可是若再過一月，這樣不是當真要餓死麼？在這樣情形下，還不忘到要女人，我爲我自己的胡塗憎恨到極端。

事實的進行，全不是與夢商量過而後才生着所謂變化。正如所說，有一百法朗士日日握筆寫着那譏諷文章而紳士們還是各處扯謊各處騙人，兩者全不相關！這一面正懷着這女人的美，那一面，却料不到在今天就作定了新婦，——今天爲款待這未來新郎還備了酒席，我們吃飯還正說今晚特別菜好。

一切的一切，全是如此同我漠然無關的。

我在此事上能有甚麼感想呢？人是別個的人，下了定錢，擇日搬貨。我爲這人擔憂，擔憂這女人在興頭上將免不了作一點不端方的事情。其實這也無聊；這是別人的事！

看這女人的睡起神氣，才覺真不美。又似乎知道這是房東先生業已寫就籤條貼上奉送字樣，籤條上名字是另一個人，自己便看得漠然了。我爲我痛苦恐怖，此恐怖實無須。這女人再也無從使我心跳了，只是我并不欲放棄我逗這女人的權利。

自己是太無用處了，爲這樣女人也傾倒如此。其實，再壞一點，何嘗不使我也傾倒呢。我實在不是一般人所稱爲男子的男子，因爲通常人對女人的分內的所有叨光處我全叨不了光，這東西比名譽金錢還更離得我遠。

七月十六

這日子是昨天才從西城見到的。

文章作完了，得當了衣去付郵。過一周是非到連當衣也無從的情形中受窮不可的。這事實只給我無法，不能怨誰。書舖不願寄錢那是合理，真知道我這樣可以餓死，或許他們還能嗝了房東來討我的賬罷。我知道有人是歡喜我死的。

這是早上。早上的感想，只是心燥。望到桌上的殘燭，自來火，信封，零碎稿紙，扣帶，茶壺，筆，一枚銅子……我還望到自己的心，是無沒落的心。

請來的先生，在這先生教九妹教讀法文時，竟不敢與其見

面，怕人問到學費的事。另一時，見到了房東，也畏縮之至。那裏還敢見面？聽聽這腳步聲也心中不安。無用的人啊！別人殺了無數的人，流了無數其他的血，還好意思說爲國爲民。別人固然無恥的作着假慈善事業，儘其太太賺錢發財，也不以爲意。至於自己則所負不過債務五十元，也如此心疚不已，我真是無用的人啊！

只想在下月，上海能爲寄兩百塊錢來就好了。

媽的病，一面也未嘗不是因見到這窮而增加纏綿。救媽只是一樣藥，這藥是錢。有了錢，不必怎樣焦愁，且想服一點什麼，就買來，想玩，就去，那自然而然也總有好的一天罷。但是眼前誰能從天空擲下一塊錢？我決心，只要有人要我，我願抵押一點

錢，來將媽設法醫好。只要有人要，我就去。不拘作何等事，我也能作的。明知是只有錢來可以將媽病診治，恢復過往的康健，但這少數之少數的錢，就無來源。窮，真只好是死了。「媽的死，恐怕至多不過三年，」這老人自己說的話使我要哭不能。我算殺了媽，因為我不能如一般作兒子的找錢。我自己相信是找到了那人間頂高貴的一點東西，是人情，但人情不能使我自己不肚餓，那里能將媽病醫好？

我且將九的天真傷了，因為作哥哥的在此時却不能幫助她安心讀書，強她參預生活的事。

說到媽病，九說，「把媽送到醫院好了」。

媽說，「不要緊」，然而說完就咳。

九又說，「去就好了」。

「醫院也不一定見效」，媽且同時將一句舊話說起，是「吃不下西藥」。

我不敢作聲。九不明白進醫院要錢。雖明白，也總以為二哥能借。雖知道借也不能，還以為媽的兩件夾衣此時不一定要穿，當去也好。

說到衣，我仍然無語。媽返自己房中了，九在窗間哭。媽既去，九才說媽夜來咳得更兇，會危險。

危險，有甚麼法子可說呢？我們何嘗不會一同到餓死的地步。九却太相信時間會把我們生涯轉到好境的事了。那里能夠？九不知道她的二哥也快為生活壓死了，她一點還不明白。但總有一天她會明白的。可憐的是她，她年青，美，不應當生這樣一個壞運，將她青春磨盡。

媽老了，餓死病死是應該，雖然這是我的罪。我自己則餓死病死也應該，雖然不能學壞一點勉強圖存也是我的罪。至於九，是應當有理由活在這世界上的。然而媽何嘗全無理由再多活二十年呢。

我寫這些事總無一個人能相信這是我與我家的目下情形。

方有人要我代他謀事，又正有人請我演講，又正有人問我要文章，……還有人在報紙上吹我是天才。這天才，用「天才」就可以抵擋一天的生活麼？也許真是，對付文字是天才，對付生活則劣者了罷。我要人說我好有甚麼用？精神生活的向前，也不是一二知己者流捧捧誇誇給我的幫助算是幫助，我自始至終用不着這些。我要這同情或瞭解有甚用處？我不能拿這個活下去，也不能用這個治媽的病以及繳九妹的學費。

我不是偉大的人，天意只使我無法同平凡的生活接近一步。

我要活，這時則雖苦着忍着也有活不下去之勢。我相信我若吃酒，則一到大醉也許真能够用力將媽同妹殺死再來自殺。我平時，并不缺少這樣的心！可是我過細想想，爲甚麼原故我打量的計策總不外這些又笨又刻的計策？我只有忍淚告我自己，幸好我決不至於大醉。

七月十七

是不是十七我也不很明白，明白日子也只不過增加自己房東方面銀錢的責任而已。日子的觀念在我是一種奢侈，說是知道了確定，便多一種「又是一月」的淡漠哀感。

豈止想到一月？把「一年又如此過去」的感覺維持到明白今天確定的日子記號以後，也有很多次數了。一年來我所得是些什麼東西？

昨天，寄了一篇文章，名誘拒，通篇無一句對話，是兩個啞子，然而這樣寫却仍然是可能的。不過，我就成天用心來寫文章給人看，讓一些不相識者在我聽不到看不見地方糟塌了時間同金

錢，讀我文章又同情或生氣，這就算是生活麼？除了放賴模樣要人家在這文章上給我在一月以內寄三十塊錢以外，我還可以要些甚麼東西？縱有意無意中要了人的眼淚，眼淚與稱讚能使我精神充足多忍苦挨餓活五天六天麼？

衰老的自覺，在我却無時無刻不被包圍中，這自覺使我對於一切榮華全用不着了。只要莫使到這樣一把年紀的母親同爲挨餓而致死，我寧願放棄了一切凡是男子所有的好處，也無所怨。要女人，也不比需要吃飯爲更飢餓。到明知自己不是作丈夫的材料以後，是不再抱着那女人不理的無聊悲憤了。我願意世界上每一個男子都得到他的幸福，把我來墊腳便可以邁過一重人生的艱窮的牆，踏到一個好地方去。

我只盼望在十天內有上海的錢來，方好應付這局面。因爲窮，簡直不好意思對於每餐的菜蔬加以批評了。

我想人只要會尋快樂，他總有快樂可得的。

在本寓裏就正有着這樣的天賦特厚的人在，是一羣。白天在睡以外究竟作了些什麼事，那是不容易爲人瞭解的。至於到了夜間，那就不妨一同來在一個空房中圍着用兩張條桌拚好的方桌上面打着天二的麻雀牌。可以「衝」，可以「拉莊」，可以「抵」，全是能够懂得怎樣把場面弄成極熱鬧的人，各人又精神勃勃，無萎靡態，我覺得這些全是可以值得佩服的。一個大學生，居然能在論理學，幾何學，文學通論，以外還能懂得打牌，記憶到若干專門名詞，這類人腦力之佳，至少也就足够使人驚訝了。

聽到在上數日半夜裏吵架的事，方以爲以後這公寓會寂寞下去了，誰知到了昨晚又議了和，仍然是四人很有精神的且各用着和悅的笑臉在那三號房中過了夜。到了天明躺到床上去睡，一直到十二點再起，睡眠既足則食慾健增，這些人是有福氣的人，很會生活的。在另一方面自然還有比這個更好的事，但一個大學生終不是一個軍閥，期望他們當真去噉了人打仗流血，把別人的血流盡，回頭各巨頭又來握手言歡，終是辦不到的啊！

聽到一個朋友說劉天華非常窮，這音樂家真是蠢人。但在中國蠢人終於太少了，寂寞之至。

心想有錢倒可以送這人一筆款子，讓他去開一個大規模國樂學校，擴大的向國際上去宣傳，——但這一筆款子的數目是我不

曾想到的。

很可笑的是一聽人說到我所敬仰的什麼人生活很窘，無理由的吃虧時，憑空就無條件的生出憐憫心情，倒比憐憫自己還來的長久。一面却又免不了要說這是蠢人，因為學會了別的却不學會到社會上搶飯吃的本領。把我算在內，這類人是不適於生存而全應該早死，省得另外一些人放心不下的。就是學音樂，學雕刻，也似乎不能夠爲人承認是龍旗或青天白日旗下的順民！

今天天氣太好了，人便像非生事不可。

我終沒有能自救把我從女人的誘惑中全然引上文學的大道，雖然這時是對於房東的女人已全不動情。這女人，我在我心的生活上，已經就算戀愛過，失戀過，終於厭倦忘却了。然還有那另

外的一女人的影子在。這橫耿在心上的，才是我真在戀着的人。想到這人時却沒有情慾的自私與佔有的自私成分。就這樣單守着一個并不十分清明的印象，兩年來都像只要這女人命令一句，要死就敢於決定會很毅然的去作這吩咐下來的事。實則我們離得這樣遠，遠到不可以用尺量度。全然無望無助的把這愛頑固的維持下來，是我所能作到的事。我爲這個沒有怨別人，只有自己時常覺得無用地方很可憐。不能愛，也仍然無法把這心轉了方向，彎曲就另一機會所許可的女子，我是在憐憫我這無用又常常抱怨我頑固的。

天知道，這個人這時不正是爲別一個有錢有貌的男子寫情信？

天知道，這個人這時不正是同到她的情人拏我的胡塗作談笑

材料？

無論如何這是一種類乎恥辱的事，就是她的漠然也是我的恥辱。雖感到恥辱，也仍然不吝惜自己戀戀的心情，所以我又在此事上說我蠢。

我想如此寫下一月，則我可以將這樣一種東西賣三百塊錢了。雖然這全是無秩序的不足為外人道的自己又卑劣又無聊的感想，只要是能寫，又能賣，我仍然得靠這個東西救活我這一家三人的性命。

欲望的下沈，我無從隱晦。一面又覺得這不能作，一面又覺得作也無妨，心性的不加雕琢的公布，固然將給人以另一種趣味，我在此事上損失的東西也就決不是三百塊錢所能償的數。不

過，說到我，我全人格究竟值得三百元麼？我不敢自信。在這書上我所有的只是愚人的真，我究竟有無勇氣儘人人知道我是怎樣的，還是不可知的。

下午來客到五時方走。我怕客之至，但無拒絕朋友遠道來此的理由。在客面前我不能不極力打疊精神對付，待客去後我又來懊惱。我要能體諒我這心情的朋友是沒有的。

倦甚，一睡醒來已七點，還是倦，頭腦胡塗，——我恐怕這是大病快來的徵候。說到病，又想起媽。媽是已經願意到醫院去看看病的，可是這時無法得五塊錢。此時的我借五塊錢真是不容易的事，也不知向誰去開口爲好。病若不客氣的一定照顧到我，就真是很難的一種氣運了。

唉，我們這一家！

天氣是太好了，適宜於作許多事；適宜玩，適宜出外……即或無處可走，雇洋車到長安街走來走去，看天上雲也是很難得的，可是我們全不能辦，無多錢。

今天是所謂「軍民聯歡大會」的一日，公園中正擠滿了人。且聽聞上台的除了要人說他的戰績與殺共產黨的手段外，還有名人的演說；大致這演說還可補充要人的意見，有煙火，有戲，最難得的是女大學生表演各式舞蹈音樂的興趣，大致是于衣衫排場全先預備得入神出化，是博要人名人撫掌不已的。

我奇怪，女人這東西，是爲這些事而生的理由。一個女子大學的學生，她的趣味恰巧立在給人歡喜的種種事上，這習慣的支

配不能不說是非常巧妙的。大家歡喜看女人打扮得怪，她們就毫不遲疑去作。大家歡喜女人像別的玩意兒到台上跳跳唱唱，她們就十分興致去跳呀唱呀的表演。而且在此情形中，每一個女人都
不忘記把欲望維持到被人誇獎一事上，於是凡屬女人都能在行爲
中賣着十二分的氣力，從喝彩聲中取到一些榮耀。若說女人不是
怪東西，至少我以為女人是好玩東西，從前男人歡喜女人裹腳，
於是有小腳；如今則男人歡喜女人讀書認字，於是女人就都入大
學唸書了。

正因為男人覺得有女人作事作官好玩一點，我們才見到有女
同志出現的。

七月十八

同念生見到其夫人，于北海。心覺得念生可憐，然而胡塗中女人終無法抵制，也就見其勇敢可愛。念生這樣對付女人是很笨的，然自己忘了笨，女人通性又富于同情，即不怎樣愛他，將來或仍然爲這笨人所有。玩到晚才歸，爲一年半來第一次到五龍亭茶座。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今年的北京，雨在六月落得真好。不過也只不過雨落得真好而已。

我應當作一好平民，收拾一切牢騷，才是本分。

這樣坐在公寓中，日子的推遷，只作成了一月吃呀睡呀欠賬數目積累的意義。我不知要怎樣來變更這生活。只要是病者不病，而作工者可以照常有興趣作工，老人要想到什麼地方去玩就就去，讀書的遇到應買一本什麼書時也可以即刻買到，賬，欠也不能再多，每一月可以敷衍一月，那讓這日子推遷，也就可以不必多爲所威嚇了。

把生活弄成簡單之至，也將成爲問題，處此青天白日旗下，與處五色旗或龍旗下，無用人，艱于生活仍然是一樣。會作官，初不是因時代不同便賦閒。不善于經營生活，到任何朝代下作一順民也處處吃虧。看看頭戴青緞紅頂瓜皮小帽散步于社稷壇附近人物，那才真是能幹忠實同志！把作官方法，由五色旗下政府學

好，拿來應用于青天白日旗下，處處見其從容不迫楔合無間，令人羨慕不置。

中國就是這樣偉大的國家，無所不有。說無所不有，在自已，亦艱於解釋，總之中國「人才」是無所不有吧。年青人，想學習作官勢派，固不必担心無摹仿處，雖不必舉目皆是，但，真是多。

到北海一次，則所見亦不少矣。

今天心情又轉壞，想哭。雖見到別人女人怎樣平常，總覺得這樣女人還可以「示威」的。天地間女人是這樣多，差不多肘子與肘子可以隨便相觸，好像我則是非常小心的向空處退讓，終不至於觸人或被人觸的。

又想到無賴了，我爲我自己心情可憐。只有我自己真能憐憫我自己的。我不要誰來將友誼和同情誤布置到我頭上，然禁不着自己的憐憫。我能看出我十二分可憐的，但說出來則只逗人笑。人我的心情距離，是無法縮短也好像不願縮短的。

天氣很好，晚上尤其好，天氣好則我更無法支配我的時間了。

不能作任何工作，我默想。

同媽說了一陣念生同念生女友的事情，到後轉到日子的計算，算日子，我怕媽爲此又憂愁，就走到自己房中。

媽的病已經深到怕人，我又担心九也許將因此轉成病人。：我是罪人，年紀已經快到卅，還不能使母親過一天無衣食憂愁

的平安日子。別人的兒子，二十歲左右，事業金錢全不會從手中逃遁了。最無用的東西還可以爲人搖旗喝道用勞績升官發財。至于我，我所得是些什麼？

「養出這樣的兒子，文不能當謄錄生，武不能當救火兵，好笑！」使媽還免不了爲人嘲笑，我的無用罪過豈能質辯？

七月二十九

我過天津，住長發棧，是今天。

明天可以過上海罷。看看這日記，是斷了。

中

年

中年

八月十一

今天晴。

但是我說這個幹嗎？下雨同出太陽子我心情是不會兩樣的。凝視到晴空與凝視了簷際雨的線，是給我一樣影響的。我常常爲天時發愁，不拘于晴雨。

我彷彿是病了。

沒有力作我應作的事。似乎需要什麼，失落什麼，但我無從說出我所要的什麼東西，而檢點一番，也像心中并無所謂失盜負疚的事樣。我是有病的。

疲倦的進擊，使我放下了一切，淡漠的悲愁着自己的死亡。

假使能死，或不自意的真會忽然的死去，我的事，給人的趣味大致比給人的悲哀爲多。

就是在北京公寓中的媽，悲哀也會只是暫時的事。妹則更易忘記有二哥這一件事實。老人見事多，雖說一見着兒子的小病小疼便萬分担心，但一到人是不客氣的居然死去，倒會將「命運」來處置自己，從而在另一寂寞生活下度她的殘年吧。

使老人在我死以前也常常感到「好像不有兒子」的心情，憂傷的沈默的擔着生的苦惱與寂寥，這是作兒子的我所能給媽的。

我願意另外給媽一點愉快。沒有這刀，與這命。

想到這樣生活的多災多難，我的心，是成天在冒險做着一切事業的夢的。聽聞這地方，市政府，需要一個書記，就誠心想去

碰碰。握了筆，寫那「等因奉此」以及「謹此奉聞」各式各款文字，用奪金標羊毫筆，伏在案邊辦公事，這生活，我想像我是仍然能做得下的。雖說是在另一件事上，同樣的握筆，寫一萬字的文章，便敵得過一個月書記的收入。但人家讓我去作這樣書記，我能下決心去做的。我還相信我做得總比別人更好。

既然這樣，去孜孜，就行了。想雖然想這樣事，却又不去試試，這爲了市政府另外有熟人。有熟人，是反而把我勇氣失去的。因爲我不願意有一個人知道這時的我還得來作這樣不光輝的小事。若是願意把這希望給熟人明白，那倒隨隨便便也可以得到一樣事情吧。我不要恩惠，所以不去找事作。正因爲我不要類乎恩惠的把文章從相識處換錢，我想改業。

無用的驕傲，無用的心怯，以及無用的求與友誼離開，我是

自己常常見到我的可憐處的。

人越疲倦也越可憐！

今天，是這樣讓他過去了，我抓着的是我的生命中什麼，我不明白的。

我老了。

且想想在北京的母妹，……但是，不想，是不會有着非流淚不可的需要的。這老人似乎到近年來也非常容易流淚。這老人心是灰了。羨慕我有這樣慈愛的母親的正有人，這人那裏會料到兒女的因緣全是用徒然的眼淚爲遙遙傾寄的禮物？

在文學的事業上，朋友中，方對於我這小小建樹引爲企慕的，也不乏其人。要對這些人說，「書是印過十來冊，却還日日思量作兵去」的話，應當看來是謊話吧。生活的疲憊，是但想着

這些轉變的突然而獲救的，照情形說來，則似乎連仍然去作我那七塊三角一月的一等兵也將因了生活已成形態的諱忌而無法實現，否認眼前的我終不可能，然而這眼前的糾纏真是怎樣討厭呵！

用了像是洩氣的擺脫這人間恩惠的決心，我還想去一個地方作聽差去。這浪漫的思索只增加我胡塗。若是真有這樣地方，我相信我這時會馬上就去就職服務的，但保不定明天我仍然又是在這桌邊生我自己的氣以後又來可憐我的無業人！

無業到連戀愛者所負的煎迫責任也無有，這是我更寂寞的原因。

八月十二

我生了一整天的氣。在生自己無用的氣中，日子是一天又過去了。

先一個時節，聽到一個長輩說到我，說是第一段青年危險期已過，不再會有一些不應有的煩惱了。是的，我今年是二十六，人到了二十六歲當然不會再有二十歲左右的年紀男子悲憤的。我并不無端撒野。

但我這時是較之我五年以前更危險的。

無端想起的是我彷彿只有自己死了一個辦法爲好。且比較，稱量，死是于我縱屬無益也可以說無害的。至少我從此得到了一

種輕鬆。我像是抗着了什麼東西太久，而這責任因了年齡的向前也彷彿益發沈重的。只有死是可以救我的。

假若是媽這時不要我，妹也不要我，就可以大大方方死了罷。

在這世上我是沒有可戀的。即或有許多可戀，似乎正因其如此，爲了把這青年的荒唐保持到一定線上，死倒完成我的生活了。

到夜，爲夜的寂靜所嚇，我反照我的心，就哭了。

這樣的哭是爲甚麼，我也不明白。

但我的生活，我的對生活處置的失當，從生活的失當上看出我的乏力，是可哭的。

我有甚麼權利可以要一個家庭？要母，妹，也無權利。要

妻，妻是爲我這樣人預備的麼？一個女人，是爲了跟隨我這樣人而生長下來，那恐怕神還不至于如此昏聩。

凡是一切頂小的頂平凡的生活事業，也全不是爲我這樣人而有的。我有的也許正是爲人不屑要的。這算神的分配罷。

我的生活的繼續，是只給我感覺是世界上另外一個社會的人的。在我的社會上，我還數不出一個同伴。也許這便不是可以有「同伴」字樣的社會了。

八月十三

對文學，自己是已走到了碰壁時候，可以束手了罷。

說缺少信心，不如說缺了更其重要的力。在一些瑣碎的希望上，在一些固執的心情上，我把我的力已用完了。

我彷彿所爭的便是最後的一死。

一切美麗的形色，也誘惑不了我，使我生着怎樣了不得的可怕的衝突了。索性是連最小的微弱反感也失去，那我會較之此時更見其平靜罷。能這樣平靜那便是所謂年高有德的君子型罷。我又不能到這樣。從縱是反應或儼然燃着微光的無熱的殘餘生命調子上，我發現我可憐。我是已經死了許多部分的一個人了。這時

的無用便已見出晚景模樣的淒清。

一個灰白的生命，靈魂是病的靈魂。

作着被人稱贊的仿佛勇敢戰士的工作，苦鬥中放着金光的花，是已有成績。然而實際上這只是一張病葉，凋零的美是除了給人以顏色的鮮明以外，再不會給人別的什麼的。在工作上得了別人的誇贊的浮詞，也正如這人看到一張落葉，說牠是美。怎樣的早凋，怎樣的憔悴，曾有一個人在細細的研尋以後發着憐憫的一喟麼？

我也不一定要仰賴這外力，增加我生活的信心。但是，在據說的一羣知己者中，能發見這樣一個人麼？

爲習慣，爲一種客氣，我便在一些人的心中把友誼建立了，時間給了我空暇，能儘我多思索自己，我願放棄這全部「瞭

解」，「同情」，「友誼」的。

我不能用這些浮淺的東西救我自己下沉的心。

我是永遠只是我自己的。

金錢不能把人與人的關係連繫，這是的。不過——我不能不這樣想——假使我有了很多的錢，這錢可以把我工作從低等的職業的一般人的嘲笑卑視意義中救出，我將在社會的反影上映出另一個面貌來，這也是事實吧。

在所謂知己中尚有因了我衣服違反身分將我看成比花子還漠然的，雖然我不會因為這樣去把服裝改成豪華，可是我被人類的估價也就可想而知是怎樣定下了。我的知己啊，在時代的追逐中，我已下沉到池裏沼裏，趕不上來領受你們的純潔友誼了。不過我告你的是在池裏沼裏的人是仍然走着自己的路的。我承認你

們的聰明，知從形式的表章上定下人的等級來。你們永遠是對的，這如你們永遠應當勝利一樣。你們的常識代表了世紀的進步，也比如蚊子臭虫的存在代表中國的文化存在一樣。凡「多數」便是對的，你們是多數。

.....

到近來，很多很多的機會只給我茫然呆鈍。在呆鈍中時間與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東西。我奇怪我自己，以為這樣的繼續是於我有益。

自己的生活也將同自己的工作有同一命運，被人看到的只是那頂不精彩的一面，而這樣的錯誤的被人賞識下來，是生活方面的損失比起其他更多的。我能够忘掉了我自己一切的存在，則同時把別人因我存在而有的什麼什麼也同樣忘却了。

因此我總想設法把自己姓名換成另外一個，不怕是起始，我也來起始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社會中建設我的新生活，原有秩序全捐棄不用，這樣，變成事實，於我是有着不少利益的。是落伍也罷，這樣上了戰場而被打下那是不會抱怨社會的待遇不公平的。只要我有方，我能選我要作的事去試驗，在事實的鑪上可以鍊出我的真金。倘若說，鍊也罷，實際材料還是一塊銅，那在這證據上我可以安身立命，因為似乎從「鍊過了」的一句話上便得到那安身立命基本了。

一切對我的錯誤，愛與憎，忽視與同情，除了我另外成一個人外終無法使我從這苦楚中超生的。

說是深深陷在池裏沼裏，這池沼的陷人終於會到連想拔的勇氣也尋不出的日吧。

八月十四

寫了一篇名字取作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作小說，事實的寫述太少，心情的辯解太多，成了幾乎像是論文那類東西了。我是無法把小說作好的。雖然這是同過去許多作品一樣，并不缺少力與真，但這爲過多的問題上詭辯所影響，不是能使我滿意的東西。

我的工作方向似乎是應變更。另走一條路才對。不拘拘于背景所在，句子的組織，應當變成自己的句子，不缺少通俗的明，特異處又能得到本鄉人說話的真，或者在瞭解上容易得到效率。辯論，研究，解釋，是都得應有自己的文法將調子加強加濃的。

把筆投下，酸楚在心，人是太疲倦了。

到這時，需要類乎家庭這東西了。就是有媽同妹在身邊，也還可以從這中得到換一口氣的方便吧。如今却正是錢不寄去兩人即有在北京挨餓的惶恐，而自己，却這般無用，縱得着仿佛恩惠的某大書館允許，只要有按行市兩元半拏錢，也不能多作！

我是真應當養成純爲拏錢而作文的習慣，才能對付市僧的。兩塊半作數，還是人情，這些人究竟是有知識的人，拏了小小的一筆錢來開書鋪，究竟比開工廠的利用人身上牛馬的力方便多了。賺錢固然少，本却也不大，而所謂足資運用苦文人者又正這様多，差不多隨時隨地皆可以有肘子與肘子觸着可能，書鋪是可以開的。

各事各業到近來，似乎都可以用罷工一事對抗資產代表者

了，却尙不聞文學的集團將怎樣設法來對付榨取自己汗血的老板。真是到了義憤填膺那類時節，一同來與這些市僧算一總賬，也許可能吧。但這要到什麼時節才有這樣大舉呢？在此時，青年作者中，已就有少數被這壓迫死去了，不死者亦忙於二塊五或一塊五角一千字的工作，日夜孽孽的努力，卑辭和色周旋于市僧間，唯恐居於半施主性質的市僧生氣不要。

在他們，是看透了作者的窮，以及時間越久脾氣越不適宜於改業作他事的，便互相半宣言的說道：「不承認這社會形態想怎樣怎樣者，且聽着：我是你們的主人，思不利於主人者，那是不行的。他不高興這待遇，他請便。不過在此我還有一句忠告，你們覺得這辦法不滿意時，以後那生意就不必作，生意一失我真可以想像你們挨餓的樣子呵！若他是一個聰明人，我決定他是不像

應當有牢騷的。」

徘徊了，彷彿耳朵邊響着這樣話，放下不能，努力也不能。一個生活上的落伍者，還希望蓄着力反抗什麼，是妄想呵！

今夜無意中，與也平丁玲走進北四川路一個珈琲館，到了才知道這是上海文豪開的。到此的全是歷史上光芒萬丈的人物，觀光真不可不算是幸事了。幾個野雞模樣的侍女，充分的表現着一切肉感的體裁，於是這一般文人靈感就來了，詩也有了，文也有了。在作生意方面，則雖不比賣書賺錢，蝕本的事顯然也不會。他日有人作文學史，實在不會忘記這些對藝術發揚盡過大力的人；——至於由本店編印文學史，那當然不消說是不至於遺漏的吧。

到了那類地方，我就把鄉巴老氣全然裸陳了，人家年青文豪

們，全是那麼體面，那麼風流，與那麼瀟灑！據說浪漫派的勃興，是先在行爲上表演，才影響到文字學上的，正如革命文學家是革命成功以後來產生的東西一樣，中國在這一事實上實胸耀着民族的睿智，大可以給人傾倒的。

在我的心上，成天的放下了女人一件東西，恣肆的撒野，放蕩的開心，是并不以爲自己是對於女子感到可怕的。誰知一到這類地方，我却懷懷慄慄了。這樣的女人，也能給以藝術或其他靈感的啓發，以及情慾的飽壓，是上海文豪的事吧，決不是初從北京跑來的士氣的我所能享受的。有許多地方，我是的確太土了。

自己只能用「落伍」嘲笑自己，還來玩弄這被嘲笑的心情。

八月十五

聽一個朋友說，彷彿有這樣事，在「革命已成功」的今日，思想向前比思想落後還多災難的。只要稍稍留心，把晚清及民國縉紳錄上人物數數，再來看看今日的局面，便可知這話不錯。

什麼算思想向前？當然有人回答得出。但是，倘若回答的人是指着自己鼻子說話，話是這麼說過了，他的心，却是願意妥協另一面，「皇家供奉」的事若可作，他便不必冒着多災多難的向前邁步危險，一轉而為中正和平忠實同志了。

向前若說是社會制度崩潰的根原，可悲處不是因向前而難免橫禍，却是這向前的力也是假裝的烘托而成的，無力的易變的

吧。

真的向前也許反而被人指爲落後吧，這有例子了。

然而真的前進者，我們仍然見到他悲慘的結果，這迫害倒不是出之於政府，是所謂求作「皇家供奉」而不能的驕裝勇士人物，他們可以制這類儼然落後者的死命，因爲一面只一個，其另一面却正是那麼一羣。一羣自命爲向前的人物，眼尖手快的將那獨行者打倒，他們便勝利奏凱了。

天才永遠是孤獨，孤獨的見解多是對的。對於不對是訴諸歷史的事。而所謂深夜獨行者，他是終不免被人迫害無以爲生的吧。一羣與一個，在思量的斤兩上，天秤向一個的這一面傾，是可能的事。但把作戰方法混合到生活事業上，特殊的卓見只助成其多災多難的機緣而已。

在最近，我們不是又可以聽到許多人喊打倒個人主義麼？國民黨如此，共產黨如此，甚至於已經作官的幾個無政府黨也如此：其實何用多費唇舌。所謂個人，個性的獨具，在社會中已就有若干機會被社會龐大的力壓下，縱不死也暗啞了。

大羣與小羣抗則大羣成功，小羣與個人抗則結局當然可知。如今是凡爲一羣全可說是勝利了，可幸哉！

八月十六

把這日子記下，我似乎就可以放下這一枝筆了。

利他與自利，都不是無生活力的我所能思索到的。

聽到六弟來了，在南京，所以寫信去問他，若能來，就來，談談話。我們是五年不見面了的，這個人的風彩想來也全變了。要保持當然辦不到。假使時間不能將人改造，那這個人的脾氣的存在是可怕的。他太暴了。正如我太弱了一樣。所失在過分，因了這樣便免不了在生活中多小災。

短短的時間，把我變成怎樣無用的人，在他的清明正直眸子裏是可得着正確反影的。

想起他，明天後天會來吧，就彷彿心中湧着歡喜。但也像很慘。我們大致全老了，老不是可怕東西，但在相的用着中年人心情，來觀察這對方的心，且客氣得像客，是很可怕的。因此就不由人不追想十年以前的打鬧情形來了，彷彿兩個仇人，如今却用別的心情來接待這仇人，時間只十年！

十年不是很短的一個過程，不過終太快了。十年來各人在命運中建設了自己事業，各走各的一條路，各因着各的環境不同而歡樂悲哀，人的生活真是一件奇事。

聽到炒菜的聲音。聽到這樣聲音，就覺得菜是下鍋在炒了，一分鐘與一點鐘在鍋裏獸，味道會生出怎樣不同吧。這正如人了，我不應當想像那生菜的新鮮顏色與風味，時間是我們的火，事業是我們的鍋，因為我們已到炒焦的將近了。

許多思想是近于獸子的，越獸也越見出人性。

今天人疲倦到不成樣子，全身痛。夜裏差不多不睡。

我想些什麼，我是不敢追問的。一些危險的又復可憐的思想支配了我，變換的煩惱着各樣煩惱，唉，這生活。

我要什麼，或者能給別人什麼？在這疲倦中是連一句適當簡便的答語也找不出的。

八月二十二

筆一停頓下來是整七天。料不到是這麼一周我還是爲疲倦包圍，一事不能作。去者悠然而去，來者亦正倏然而來，這中似乎并無一個我存在。

人是真病了。頭痛，身痛，呼吸彷彿也非常吃力。

不能想什麼。

這是慘事，人是這樣死去了某一部分，而活着的部分也不過代表是與死接近。

這一周，我作了些什麼事？沒有可以作我自己回答的。我只更看得清楚我自己一點。我應當設法找一點錢轉鄉下去，這地方

實在不是我歎得的地方了。我可以回去作一點別的事，或者成天同幾個老朋友打點牌喝點酒過日子。雖說那麼也不是生活，但那種生活將救我，給我一些力氣，給我一些新的興奮與憎嫌，于我是有用處的。此時我幾幾乎連憎嫌這會事也等於零。我能恨別的，我就可以在恨中生另外一些思索。到恨也不能，這我還算得存在麼？

來此一共是二十天，得了新月方面五十塊錢，小說月報二十塊，也乎處十三塊；共八十三塊：用完了，幾乎是不曾有過這樣事似的，錢是只餘三塊了。還是日裏夜裏嚷着窮呀困呀的過日子的人，却胡塗的用了這樣多錢了。

我是適宜於一錢不名的生活，到那時，才會寫出什麼的。倘若說偉大作品之類，在過去，或未來，都會有，那麼這產生的來

源，總不外乎要窮來通罷。

我咀嚼自己胡塗的用錢，便想起母親說的應當有個妻來管理的事了。不然真不行。不過這時到什麼地方去找這樣一個人呢？誰願意作這樣一個萎靡男子的妻？說是有，我可不敢相信的。

今天到新月饒子離處喝了一杯白蘭地酒，竟像是需要酒來壓制心上湧着的東西了，我設想若能變成酒徒，倒總不算是壞事。

八月二十三

睡得太少了。

維建到此睡。對於他的事，彷彿說教似的談了一晚，滔滔的足使自己吃驚的精神，用得真不爲少了！但是，說到的，不正如自己的事一樣麼？自己就從不會用力氣去改正過一次。僅一次，也不曾作過！作事作人，照到所業已瞭然的方法，向前一步，我不是就可以將我這生活改變過來麼？

我是從不作過這樣悔過一類事的。我能說，能領會，却只不作。

力的消失成了不可補充的情形，吃飯，睡覺，休息，玩，也

不能將我所要的氣力討回。沒有力，什麼事可作？

打我自己的嘴也是空的吧。

八月二十四

人覺無聊。仍然爲煩惱支配到身心。

到萬孚處聽他談了若干女人的事。我倒彷彿是一個非常適宜于聽這一類故事的人。看別人，或聽別人，自己是無分的。然而從這中得到一點難於解說的寂寞；又爲這寂寞而愉快，是我此時的心情。

回來，喉部發炎，若是白喉，則不吃藥，儘牠加重，決不悔。我真不能再顧到家中人了，我願意死。我明白我是終會爲一些什麼說不出的壓力把脊骨折斷死去的。死的意味雖想來也有點兒慘，不過較之於無辜青年被殺頭，應當說較高一着吧。

八月二十五

像是白喉，痛着，飯也難多吃，然而不怕。

要死，讓牠死去得了。我沒有活的理由的。

爲獲得，或犧牲，活下來，是應當的。如今的我可爲什麼呢？

忍了痛從第一路電車的這一端到那一端，靜安寺的鐘是九點三十五分，施高塔路的鐘是十點卅分。差不多有一點鐘消磨在車上了。要會的人却不見。但另外見了一個人。說是在彼不在此，也成吧。

不知怎樣回來却傷心，哭了六次。

我有可以哭六十次的理由！我摳我自己的臉，懲罰了自己，於是又來憐憫這被懲罰的無用的我的心。這裡總有一個人能明白我這原由吧。

世界上是沒有女人要我愛她的，因為這出之於我便似乎是侮辱了女人。我明白怎樣不使女人討厭我的方法了；明白了這個對我也有益。不讓別人有我的影子在心上，則我的醜樣子，當少一個人知道了。我還深悔我仍然認識了一些人，其實是不必同這些人道名道姓的。

一個頂荒唐的意見支配了我的頭腦，已經有多年了。我總想把生活澈底改造，從前的好歹全放棄不要。我若能這麼辦，我將去作奴僕，看一個另外的世界。儼然是一樣事情也不能作的我，真只有找那具有好脾氣的主人一個方法了。這時有什麼人要這樣

人我也願去的。只莫把機會給我憶起過去——把眼前的一切全從記憶中抹去。——我的新的生活卽或怎樣給我煩惱勞頓，也總不至於如此時情形罷。

誰知道什麼人要這樣一個僕人！

八月二十六

到此近一月了，一事不作。懶惰是該死的，但過細的究追這遠因近果，可詛的比可憐的地方似乎少一點。爲甚麼我成了今日的我呢？

想到找尋職業的事，人便胡塗的傷起心來了。在沒有向誰開口以前，先看看我所熟的大人先生，就全是斷定了我不是作事的人的神氣，在這些「知己」面前我能說我決對作得下某事某事麼？

作事，倘若說，真是去作，也總可以吧。如今却是作官。我究竟懂得到了多少作官技巧與藝術呢？——作官是天才的話，當

然可以相信，因為如今的學者，作官以前是并不會聽說過是學了多久升官祕密的。但這個我也不缺少麼？

也想到，朋友中先是在生活中并不會表現着怎樣才幹，但一到作官時也就自然而熟了個中情形處之泰然的。可是總不是我的事吧。

看到了在中央副刊發表的不死日記，就得哭。想不到是來了上海以後的我，心情却與在北京時一樣的。我在此，是已不會把媽殺死了，也不聽到別人罵我了，也不再來讓一個房東女兒宰割我的心了，可是我不仍然是以前的我麼？

彷彿告化子的生活，縱厭倦，要放下，也不成。

無意中，翻出了三年前的日記來，才明白我還是三年前的我。在這三年中，能幹人，莫不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了，盛名與時

間俱增，金錢和女人同來，屈指難於計數。許多革命家已作官了，許多……

所謂許多許多，殆全變。十七年當然與十五年不同，貴戚世家新興階級成立以外，還有所謂文學家的老牌子，也俱各安富尊榮樂享厥成了。

徒然的牢騷，真應當被青年美貌唇紅齒白的革命文學家代取綽號爲「該死的」罷，就說是害怕，以後將方向轉變似乎是必需的事了。

善鐘里的生活

善鐘里的生活

八月二十七

穿夾衣，天冷。

決計不發牢騷了。預備穩定，落實，刻苦作人。

到近來，人是真也進步不少了，得着宰平先生的感化，彷彿一切磨難全能泰然坦然。

一個人，坐在桌前作工，預備把阿麗絲遊記第二卷繼續寫完，來了一個裁縫。裁縫是來拏工錢的。第一件衣剛縫好，工錢不會送，就給六弟穿去了，爲了免除到了別人家中怕我扒東西起

見，所以縫第二件衣。衣縫就，又無送工錢的餘錢了，告他過幾天來拏。過幾天，到如今真又已過四天了。這甯波人并不失約，是好人。那樣子還這麼和氣，雖然是討賬也缺少討賬人的應有兇相蠻相，我不好說話了。

拉開了桌子的小抽屜，五個筆尖與一張朋友的名片而已。望到這些又去望那漢子的瘦臉，我好笑。

「沒有吧？」

「他們不送來，真無法！」抱了歉，說着這樣的話，記起不准發牢騷的預約，我是全無一點對送錢方面的人加以不快樂意思的。

「是呵，應當送來了吧。」

「是呵，好像也應當送一點錢來了。但不送。」

成衣師傅眉繃了，望到這漢子真好笑。

「甚麼時候送來呢？」

「這却知道了。」

「不過今天我們鋪子捐，到日子了，爲難之至。」

這大概應當是真話吧。看那漢子受窘的樣子，我想起應當作的事了。我要他拏這新衣去當。這樣一件新衣，至少當三元是辦得到的事了。

「這怎麼行？……那不必不必，……過兩天總可以得吧？」

我怎麼知道過兩天就會得錢？用着類乎恩惠一般送來的錢，這至少也應當儘別人興趣行事罷。雖然不妨告恩人，說，這時窘得很，法非設不可，不然挨餓了。但這是可笑的話。就是真話，也可笑。天下不正是有許多挨餓漢子麼？說是我挨餓，就得

幫忙，那這恐怕說不去吧。我們在另一時，不是常常聽人說過，養鷹的應當讓牠空肚子，才能喉餓鷹作事麼？把書鋪老板雜誌編者當成主人，靠文章爲活的恰恰是合當居於鷹之類的地位的。挨一點餓文章就作出來了，大致是自然的吧。另一說，挨了餓的文章，會好點，尤其是會賤一點，這於買主方面是有利的事，聰明的主人，當然不會不想到了。

說到錢是過幾天可來，我却茫然了。我怎麼能把這日子定下？卽或是一本書一出版，便全數銷盡，錢呢，仍然不能得，爲了顧全另一次交易起見，我敢翻臉麼？業已被人看透了弱點的我，到這時，也找不出勇氣說一定在某一天可以得錢的話了。

我勸他還是把衣拏去當好了。

他不行，說這個近於對不住人。這是客氣。其實并無一點對

不住人處。

一個裁縫還如此客氣，我只有笑了。我把衣遞在他手上，推他出了門，確的把門關上了。

這客氣多禮貌漢子，似乎還逗留在門邊多久，不能決心照我所說的去作。到後大約是一面記起了今天的捐，才趑趄的走下樓去。

下午連同一張小當票送來的是四塊蓋有水印的現洋錢，把三塊給他，我留下一塊新中國的國幣，留到晚，這一塊錢又把來換了一罐牛肉同一些銅子了。

晚上也平夫婦就在此吃晚飯，菜是那一罐牛肉，若不是他們來此，大致這一塊錢還可以留到明天。

到晚上，是天氣更冷，彷彿已經深秋了，我的夾衣真非常適

宜。穿了夾衣到晒台上去看月，淒清的風帶來了秋的味道，是非，常合式有趣的。

八月二十九

起來的早，是睡不着的原故。

早起來，跑到晒台上去看，風很大，天氣很清，大路上的一些法國梧桐，大的葉子青中發光，像剛被雨水淋過。秋是真來了。轉頭又看了對面樓房的亭子間一陣。這裡是住了一個女人，在窗邊，在晒台上，全都可以望到這女人在房中一切情形的。望是望得已熟，且在房東方面還說過笑話了。

猜測出的是這女人大致是一個藝術大學的學生，同到一個作兄弟的在一處住。住到這類地方，所進的學校，總不外乎附近的藝術學校，這真可以說是糟場時間同金錢的一件事。聽到這一

家的主人，成天在鋼琴邊彈奏頂粗俗的曲子，就覺得這真不但是糟場了自己，也同時糟場別人的空間了。但彈琴的人呢，從窗邊，從帳裏，一瞥而過，彷彿是年青。聽聲音，也非常柔和。因此在這一邊免不了有小小影響。

說愛了這人，那是不會吧。雖說一聽到在那一邊喊人聲音時，頭是常常不免抬起，心也會跳，但自己是不會便把這苦惱加上的。如今的我真是老人了，胡塗的行爲；也就代表年青的行爲，已不會再有氣力去作了。覺得自己於女人是無分，這意識，可以保障到朋友間無論如何也不會對朋友的妻有危險，這是朋友中也看得出的。不論怎樣平常的女人，要求的是如何簡單，我也不是可以中意的人罷。我已應當與這些年青人的希望分離，所謂「綺思」，所謂「夢」，不能再拿來當成家常便飯的用了。

明知無所冀於這女人，却有時不免故意走到晒台上去，像看好書那麼趣味綿綿的望這女人的房，且望到這女人在房中怎樣作事看書，這心情是難說的。全不在心上負疚，大大方方的看這女人在夜深時脫衣上床，這事也有過。老早的起床，預備看這女人起床時模樣，而心情，又不過類乎讀一本自己歡喜的書，縱見着這女人的發育得正好的身體，有一點心跳，也不比看許多佳書中時更興奮。

這時是又到這樣情形下來了。

女人還彷彿做着好夢，側面睡。在晒台上的俯瞰，是望到這臉非常明白的。臉在一堆短的黑髮中，呈淺紅顏色，花花的淺黃色被上有一隻光光的白手同時入目，這應當說是美。另外在我意識下保留的，是這時是晨，是新秋。

我默着。別的生活上的一切責任暫時放下了，爲這調合的美的呈現，我來領會我平時不會領會到的東西。

「若是自己的妻，總不至於如此感到詩意罷。」我是這樣想過的。「但若是自己的妻，安知不更覺得美與愛的成分加濃麼？」自己也無力對這意見加以反對。

因爲天氣冷，有風在吹，我耽心這出外的手會因此着涼。雖耽心，便預備去幫忙，把這隻手放進被裏去，這慾望是不會在事實的約束下生長的。假使這時另外一個男子來作了這樣一件事，自己或者也無所謂嫉妬情緒麼？恐怕縱有也不多。

在另一時另一地方，是會見着一對年青人在燈光下親嘴，也還能泰然漠然如看戲一樣的。不過看到這些與自己無分的行爲時，心情當然稍稍又與目下情形不同。那時的感想不會跑到這時

的腦上，那麼應當是另一事。

這時若把自己摻入，去作我所想作的事，小心翼翼的去用嘴觸那白的額，又用嘴與髮，眼，頸，手，……去接觸，輕微的行動，不至於把這夢驚走，這當算世界上一件頂美的事。作過了，而我們仍然是這樣不相識，在她是全無所知，在我是行同一個荒唐不經的夢，這樣似乎更好。事實能到這樣，那是不能用分量來形容幸福的吧。

我另外想到這時這女人所作的夢。若說夢境的構成，與日間生活相聯，則這時的她，不正是便夢着爲一個男子追迫，而這男子的臉便與對面小方窗中的男子瘦臉一樣吧。我相信這夢是可能的，因爲我的獸處蠢處，彷彿在女人心中已認定了。我的樣子可怕可笑成分總比可憐可愛成分爲多，這是我已經從女人的眼中

看回了的。真是夢到這樣時也就可憐得很，我又想，在女人的夢中的我，也會使女人歡喜麼？我那里是使人害怕的人？好像無分。這損失當然不算冤屈，對了鏡，看我自己的衰態委靡臉相，的確是很可憎的。

看女人的獨住，笑的時候多，就似乎全無「一面是放空了許多男子，一面是辜負了這無人消受的身」的感覺，這應當是有福氣的女子。然而年齡是到了，不會蓄着什麼悲呀苦呀的東西在心上麼？蓄着了，也不說，這也應當是女子通有的情形吧。這女人，即或要男子，自己也仍然沒有樂觀理由在。自己是太相信自己缺少逗人注意的方便了，縱特意裝成讓人注意的機會，那也不過多讓人有一個獸子印象而已。

……一個早上用到看女人事上去，一個中午寫了一篇短

文，上半日是這樣斷送了。

下午，想走動，看看錢，還有四十一個銅子，所以大胆走到華龍路新月書店編輯處去。到了見到孟侃以外，還見到葉公超，彭基相與潘先生。我對穿洋服的人，是常常懷着敬畏的。本來看到這用上等外國材料作成的衣服，又是白領子，又是起花的領帶，相貌堂堂不由人不加以尊敬。彷彿羨慕這些人，又彷彿想勸自己去學裁縫；——學裁縫，當然是縫洋服了。這必定可以發財。

四人正在喝酒，于是便成爲座上客了，主人說喝一杯吧，也不拒絕。我近來漸漸發現我是能喝酒的人了，也似乎需要這東西。把一杯酒灌到肚中去，把疲倦便驚走了，這是試驗過的。不久以前在此喝了一盅白蘭地，今日又是一杯橘子酒。把酒喝過又

吃一碗飯，吃到後來是只剩我一個人的。中年人，是真應常常，喝一點酒精之類才合乎情調。小小的病疼，同到小小的感想，把酒去淹牠，倒非常有效。我將來，也許可以成爲一個酒徒吧。

若是真成爲了酒徒，把沈湎的樣子給人看，是不會如今日把寒村樣子給人看時使人更看不上眼的。生涯的肅條，已到盡頭了，縱怎樣放蕩，總不至於比如今更肅條吧。并且不是有人便正利用着荒唐於酒中，反而得到若干年青人可憐的麼？從喊叫中，錯誤中，把這類同情得到，我是不預備接受的，然而這樣一來，我的放蕩無行，把我人格一變，我可以離開僞紳士更遠，也不算損失吧。

我只要得到機會便喝酒，情件極重的我，是無論如何可以把這「上癮」的方便得到的。我或者，將來就用酒醉死，醉死并不

是比活着更壞的事！

沒有經過人生慘痛的人，是永遠不會瞭解他人的慘痛心情的。所以自己看別人的東西，說是真已怎樣怎樣瞭解，這所謂瞭解，真有限之至。卽或在文字，用盡了怎樣的力，表現得如何完全，然而一個普通讀者同作者心情的距離，簡直不是可以用量度能夠說明的遼遠！在自己，文字的拙處，是不可晦的事實，想要從這拙的技術中，在讀者與自己兩者間找出心與心通的機會，那真算是妄想呵。有誰能明白我是怎樣能忠于女人與職務，來愛我，或幫忙找到一個小小的職業麼？有誰能從我的日記看出我厭世的東方色彩的形成，是經着何種慘淡生活作背景，而與所謂其他大文豪相異的地方麼？

說反話，有人以爲真，在罵我作帝國主義者的狗了，這天真

八月三十

這一月是到此算完結了。今天離開北京也剛有一個月。一月來，人老了許多，儼然也可以說在人的生活上了瞭解了一些別人不能瞭解的真理。

早上，到外面大路上去看了一陣早景。自己的行爲，將不免有被人疑爲瘋子之類的。若是人小一點，則可以從我行爲上猜出我是個孤兒。我到那藝術學校大門外站了一陣，看看進出的男女學生；這些人，也望我。望到這些人，全是穿新衣，像吃酒，又像準備爲朋友中誰作儂相，就非常有意思。這些年青人的腦中的我是不出獸子與失業人兩者之一的，所以遇到幾個衣服特別

乾淨的女人，竟彷彿因了她的衣服把她們的身分加了我一等，而對我作着那大胆無畏的注意。這是很可感謝的，得人這樣垂青！即或疑心我是馱子，這也無甚麼不可。我沒有好的衣服，也沒有好的相貌，精神却不放在外面，無怪乎得到這些人的趣味了。

站到那類地方，作成鄉下人模樣，讓她們看着笑着，我也隨着看她們，這情形是不壞的。這里也沒有要這些小姐少爺們知道我姓名與生活的必要。把略近乎土的氣分給了別人看到，也許在這些伶俐玲瓏的心中還生出一點憐憫。

我不生氣的，到了一個漢子走到我身邊，作着嚇我的神氣時，也不生氣的。這時無生氣理由。像讀一本書，其中有莽子，我能對於這莽男子生氣麼？

他問我，用那略略嚇人的威嚴挾着嘲笑的分，說，「來這

瞧甚麼？」

感謝天，他還是我的同鄉！即或我已猜錯了，至少是四川人或湖北人吧。也恐怕只有長江上游的南邊人才如此精明。說着主人模樣的話的。

這是一個臉上有疙疸的人，問了這句話，見到我惶恐要走的
情形，又見到女人方面的笑，他是滿面有了光輝，似乎吃過什
麼百齡機聖藥之類，臉上疙疸也不能損他的體面了。我對我這對
手加以估量，我敬服這人。

女人是更笑了，大約這次的笑是看我并不如那漢子所猜想的
無用。

我穩定的又看看這方面女人，女人是七個。其中兩個就長得
非常美。她們雖見我望她們，却仗了人多，且斷定了我無害於

人，也正對我望。這樣一來我不免有點羞慚了，我是這樣無用這樣不足損害於人，爲我的土氣，真想跑了。

但我又想，這時卽或走到這些女人身邊去，故意問一點小事，女人是不至於生氣吧。我就走過去。

那老鄉，却有點不平，攔了我的路。我只笑，怯怯的偏一步又向前。

「這是學校，不認字麼？」

「是大學，我從閣下的體面衣服與體面的分頭就明白了。……」但這話并不說出口，只想着。我當然不能掃這人的興。我就裝了點痴，昂頭看牌子。

女人有一個走過來了，用北京話問「找誰。」

「我看看，白相白相。」

「這不是白相的地方，撒野是不成的。」這疙疸老鄉，大致今天真吃了補藥，要找尋開心的機會。他總放我不下，還是想戲弄我嚇我，一面便逗了女人的歡喜，我真是遇到太聰明要強的硬朗人了。這無法，這是命運。

女人是在議論我，我就讓這些人議論，還是徘徊的望各處。身邊是站得疙疸老鄉，他的臉，有點發紅，這真是有趣味的一個臉，怕不是今早上才用格雷士刮臉皂刮過臉吧。

他見到我冷靜，要走却爲了在女人前的面子不能走，索性拉着我的膀子了。這漢子，全不小心看看我的衣是不是經得起這樣用力。把衣扯破難道不用賠麼？拉着了我膀子的他，把我的面也牽動了，只好望到這人發楞。我忍耐，極力的制止我的興奮，看他到底是怎麼高明的手段。我也不說話，怕得是話中免不了辣，

給了這體面人以羞惱。

「不准在此地玩，你這馱子！」原來也不過如此，說過這樣話，就想把我推走。

想起好笑，就笑了。

年青人，如此氣盛，如此好管閒事，真給我吃驚不小！所謂生命力，或者就是指這樣相近的事吧。一個學藝術的，有這樣的含養，說是不佩服那真不行的。大致這精神健旺的臉相，在他死後十年我總還可以記得到。處到這樣的時代，若是請他到我的鄉下去，在一個同鄉大兵面前，施展他這本領，他的機會是可以即刻得到一頓飽打。也不缺少機會死！當然這不是可以要他相信的事呵！

我就照他意思，走出這校門，還是勸勸他把脾氣稍放得溫和

一點呢？

……我想，還是成就了這漢子吧，我走了。

這一走，我在女人方面的印像，當然是不離乎默的印像，而這把我推走的漢子呢，得到了一個機會神清氣爽。在我原是無所失，在這般神之子，彷彿已得到了些榮養了，對這一次經驗我是并不難過的。

回來，坐在桌邊，想起這些女人來了。天知道，這時這幾個人口上，不是正還把我議論着！？女人是可念的，有些還美。

人與人的關係，就是這一些事。看到分明時，是全然沈于推敲玩味中，而不加以稍微介懷的。同這些東西生在這一個世界上，是正不必固執了人的情感來在這些東西中找取認識的。侮辱，欺凌，也并不是怎樣了不得的損失。一隻蚊，是討厭東西，

有毒，能咬人，且可以將病介紹給人，但我們不會對於這東西加以多少責叱的。你罵牠，諷刺牠，對於牠將可以生出何等影響，是可惑疑的事。有些人，說是比較更使人憎嫌！那至多也不會在牠體積過大一點以外還有可憎嫌的理由吧。就是體積過大，世界原是那麽寬，碰頭的時候當然也有限，無意中有非碰頭不可的時候，那麼，看看這東西得失與歡愁，仍然是有趣味的事。

我被人稱爲獸子，這次數當然不容易記清白了。但耳朵所聽到的，是這一次，且旁邊有七個女人證明。這若說是不願意，也不一定。本來作着儼然可以藉口的獸行爲，讓世上聰明人爲給一通俗違反平常現象的綽號，這綽號不爲不相稱了。

回來了，想到這些眼前事，又不由得不去窗邊望望，因爲對衙小房中的女人也就是藝術大學生。望得類乎有點痴；望到這女

人才起床，整理被單，掛帳子，喊娘姨倒水。這女人，大致是一樣在心上也笑着我的鄉巴老相了。

過一陣，就聽到那女人，同那彷彿是夫又彷彿是弟的男子大笑，笑得很長久，是論一件事而笑的。想必這笑是不外我痴望了她的原故，這是應當好笑的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

實價四角

版權
所有

1-2000

著者
發行者

沈從文
人間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閘北
西寶昌路

人間書店

本店已出新書

黃金

魯彥著
實價五角半

妄想

畫室譯
實價四角

艸原上

朱溪譯
實價四角半

七封書信的自傳

魏金枝著
實價四角半

天鵝集

朱溪著
實價三角

瘋少年

葛又華著
實價四角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087B

店
1
.00